

上海国际艺术节顶级艺术资源与城市肌理深度交融

艺术盛宴大众节日,回望那些“艺术瞬间”

| 焦点



本报记者 诸葛漪

11月23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又一个演出日开启——下午2时半,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铜管组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奏响;一江之隔的东方艺术中心,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演绎《卡拉马佐夫兄弟》;5小时后,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指挥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下再现“金色之声”。

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尚未落幕,意犹未尽的观众们已在盘点金秋进了多少次剧场,展望明年艺术节有哪些好戏。国内外顶级艺术资源与上海城市肌理深度交融,我们在艺术节看见世界,也让世界看见我们。

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尚未落幕,意犹未尽的观众们已在盘点金秋进了多少次剧场,展望明年艺术节有哪些好戏。国内外顶级艺术资源与上海城市肌理深度交融,我们在艺术节看见世界,也让世界看见我们。



在西岸梦中心,市民兴致勃勃观看德国第五车轮剧团表演的轻喜偶剧《西部牛仔》。

资料图片

外国名家研究中国观众

11月22日东方艺术中心大厅,艾夫曼芭蕾舞团舞者带领上海爱好者翩翩起舞,学习舞剧《安娜·卡列尼娜》火车站一场戏中的舞步。“难度有点大,跳起来像风火轮。”下场后,学生们交头接耳,“俄罗斯老师给我们录了一段视频,听说会发到社交媒体。”

演前谈、舞台导览、工作坊构建的全方位、沉浸式艺术普及场域,成为这几年艺术节名团标配,带领观众探索令人惊叹的艺术精品如何锻造。在上海大剧院《海盗》演前谈,马林斯基芭蕾舞团总监安德里安·法捷耶夫直言,“我知道很多世界名团每年定期来上海巡演,上海观众心中一定有所比较。为此,我们尝试不同的演出阵容,让观众走进剧院后忘记家庭琐事,烦恼,尽情享受艺术,这就是我想和上海观众建立的联系。”

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隔9年重返上海,饰演罗密欧的演员意外受伤,首席舞者大卫·莫尔临时救场。9年前,莫尔随舞团来上海,演的正是罗密欧,“上海发展太快了,每次来总能看到些新东西,新的建筑、新的剧场很奇妙。”

“中国观众充满活力,年轻人热爱交流。”继去年携《哈姆雷特》参加艺术节,德国邵宾纳剧院今年带着《理查三世》又来到上海。谢幕后,观众一如既往往住剧院后门等待演员,一位男观众对主演拉斯·艾丁格说,“去年,我坐在第一排看了你演的《哈姆雷特》。”艾丁格一边忙着为大家签名,一边开玩笑,“我记得你。”男观众追问:“真的吗?”艾丁格出其不意地回答:“不是真的。”一问一答,让现场笑成一片。

今年,《理查三世》剧组把在上海青年剧场搭建舞台、排练、与观众互动、演员们在小吃店吃馄饨的场景都拍成了短片,像艾夫曼芭蕾舞团一样在网上发布,向全世界观众介绍上海之行。



马林斯基芭蕾舞团《海盗》剧照。

资料图片



意大利GOB陶笛七重奏乐团在第八届进博会现场演奏。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同样来自德国的柏林剧团则在《三分钱歌剧》谢幕后,把椅子搬上舞台,艺术总监奥利弗·里斯带着演员,与上海观众交流演后感。里斯熟悉上海:“去年,我们在YOUNG剧场演了《布莱希特的鬼魂》,在中国比在德国更成功。这次的《三分钱歌剧》,中国观众的笑点与德国观众不太一样。”

为了听演后谈,江苏观众于梓涵没赶上回程的地铁,“但是很过瘾,希望明年再过一个积‘德’周。”一个周末四个德国大团亮相艺术节演出,在德国也不可能“吃”得那么好。”她为没抢到技术总监斯蒂芬·贝松的后台导览名额感到有些遗憾,“听说《三分钱歌剧》超级大方,开放钢结构舞台让观众攀爬,好羡慕。”

“好演出太多,荷包受得了,体力却受不了。”乐迷们感叹两位小提琴大师约书亚·贝尔和吉尔·沙哈姆在艺术节隔空PK。吉尔·沙哈姆返场时加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喜欢中国小提琴音乐,尤其是《梁祝》。”沙哈姆发行过演奏《梁祝》的唱片,在新加

中国新作走向广阔舞台

“艺术节为中国新作提供走向世界的好机会。”10年前,舞蹈家王亚彬创作舞剧《青衣》,入选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她从“扶青”舞台起步,带着《青衣》巡演了150余场,今年,她的新作《王阳明》出现在艺术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代表国际顶尖水平,汇聚国内外精彩作品,还有许多海外知名艺术家、剧场艺术总监到场,在艺术节演出,作品能获得更高关注、更大影响。”

不少创作者抱着与王亚彬类似的想法,在艺术节上让更多业内同行“看见”作品。“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其包容的视野、专业的水准、高水准的平台就像一面镜子,让我

们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带着“茅奖系列”作品《主角》《生命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以及“陈彦三部曲”《星空与半棵树》等五部大戏来沪,通过艺术节驻演展现三秦大地厚重人文历史。

《铁面无私》是合肥市庐剧院原创剧目,日前首次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导演翁国生看来,“‘送出去’能让庐剧、黄梅戏等安徽本土特色剧种走向全国,这种双向交流是戏曲传承的关键。”

或许是源于“被看见”的愿望,具有130年历史的西安三意社带着新编秦腔历史剧《无字碑》首次参加艺术节。演员们提前一周抵达上海进行排练,特意带上三意社标识的“窟窿锣”,“这件乐器堪称文物级别,作为镇社之宝,这次破例被带到上海”。

艺术节搭建交流互鉴的平台。评论家郦国义说,“陕西人艺五部大戏让上海观众饱眼福,启发上海文艺院团对自身寻找发展空间。上海可做的现当代文学题材很多,人才也不少,我们的创作步伐可以更快,更多元化,与上海

这个文化大都市更匹配。”

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大汉母子》由知名上海编剧李莉创作,领衔主演陈素琴介绍,“这是李莉老师又一历史剧力作,历经20年沉淀,终于完成剧本。”亮相艺术节的上海新作《点翠》由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编剧。“我一直在想以淞沪会战为背景写一部戏。”黄昌勇看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剧中主人公从上海到镇江、武汉再到西安,最后到八路军接待站,都与当时抗战大形势相结合。加入《西行漫记》中的纪实片段是黄昌勇的巧思,“当时第一个推出《西行漫记》的是上海的出版社。”

所有“看见”背后,都有看不见的付出。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进行亚洲首演的《交际场:回响1978》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之作,由艺术节与英国萨德勒之井剧院、皮娜·鲍什基金会、乌伯塔罗舞蹈剧场等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上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表示,“艺术节和萨德勒之井剧院合作多年,将世界最重要的舞蹈作品带到中国。当他们询问要不要参与《交际场:回

响1978》时,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未来,我们将持续推出更多重磅的联合委约与制作,让艺术节成为重磅作品首演第一站。”

《交际场:回响1978》来上海演出时,舞台上三面高墙构建的“老式舞厅”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舞美工厂完成制景。欧洲技术人员两次飞来上海沟通,要求墙面呈现“被烟熏过、被灰尘沾染过的岁月痕迹”,效果必须自然不浮夸。“舞团从德国寄来原始样板,供我们精准调色。”工作人员感叹,“每场演出能圆满落幕,离不开中外团队一丝不苟的合作。”

走出剧院还有更多惊喜

当压轴曲目《活在爱里面》响起,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在青浦上达中央公园迎来高潮。在青浦新城工作的程序员张先生平时工作忙,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全阵容的彩虹合唱团,太赞了!”

让演出不只在剧场被看见,今年艺术节“艺术微旅行计划”串联青浦上达中央公园、西岸梦中心、滴水湖广场等打卡地标,实现从“看一场演出”到“游一座城市”的升级体验。看完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从杭州赶来的大学生刘雨桐先在青浦环城水系公园骑行,再去曲水园感受古典园林的韵味。

城市水岸铺开流动画卷,复兴岛船台PARK上演电子音乐剧场《星潮胜览》。四平电影院的法国美景四重奏音乐会聚焦卓别林电影,以“视听同步”激活老影院的艺术基因。新天地、思南公馆石库门里弄中,沉浸式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给经典爱情换了包装。

在指挥托努·卡尔尤斯特的带领下,两度荣获格莱美“最佳合唱表演”奖项的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在上海草坪音乐会高歌,“很多爱沙尼亚民歌原本就是在户外演唱,这与我们的民俗文化紧密相连。”卡尔尤斯特说。

1853年成立于博洛尼亞的意大利GOB陶笛七重奏乐团在滴水湖畔演完《跨越时空的泥土之声》,马不停蹄赶往浦东自得琴社工作室,拿出陶笛,与中国音乐家的古琴、琵琶、中阮切磋。得知古琴诞生三干多年了,他们满是惊叹。“陶笛和古琴都是用传统工艺制作的乐器,就像中意两国的文化,源自不同的土壤,却能产生共鸣。”GOB主席法比欧·加里亚尼说。

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第十七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冠军及观众奖得主沈靖韬遇到了最年轻的观众群。艺术节艺术教育系列活动“当哈佛学霸遇见钢琴梦想:沈靖韬的无界人生”分享会上,“哈佛”二字对中学生的吸引力不亚于钢琴冠军。沈靖韬向学生讲解经济与学音乐的共通之处,“经济学涉及逻辑、人性理解,犹如解读乐曲结构、传递情感。”当沈靖韬在上海校园示范琴艺的小视频在网上传播,网友感叹,“还得是上海。”

艺术节是什么?是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是无论刮风下雨降温,剧院演员出入口依然成群观众守候;也是拉斯·艾丁格演完《理查三世》后去上海酒吧打碟,被偶遇的观众惊喜调侃为“柏林来的五旬老人,演戏是工作,打碟是生活”。

几段美好画面,一些记忆瞬间,从舞台直通平凡生活,这就是艺术节。

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上接第1版)要发挥好支持政策“乘数效应”,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可追溯、防篡改等优势特点,有力支撑政策“免申即享”,通过链上“数据跑路”替代线下“企业跑腿”,并确保政策用到实处、取得

实效。要发挥好财政资金“撬动效应”,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区块链产业投入机制,更好支撑航贸数字化加快布局、提质、放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

(上接第1版)

发展自贸离岸债业务是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探索离岸金融创新的重要举措。《上海市浦东新区自贸离岸债业务发展若干规定(草案)》明确了相关工作机制和业务规则,对于加快探索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发展邮轮经济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市促进邮轮经济发展若干规定(草案)》紧扣邮轮经济全链条发展中的裉节难点问题作出针对性规定,助力上海打造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亚太区域邮轮经济中心。历史文化名镇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上海市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保护要求、促进传承利用,为赓续上海城市历史文脉、激发发展活力提供法治保障。行业协会商会是联结政府、市场与社会的重要桥梁纽带。

《上海市行业协会商会条例(草案)》坚持促进发展与规范管理并重,为我市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

会议听取了关于《上海市优化

(上接第1版)记者:您曾说过人工神经网络重大突破的起点是类脑研究,但此后却和类脑研究渐行渐远。什么时候会迎来两者第二次的紧密结合?

蒲慕明:我看未来五年,类脑研究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带来下一个重大突破。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和约翰·霍普菲尔德在构建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时都引用了神经科学的精髓,即神经网络的突触联接权重可以调节。如今,人工神经网络发展虽快,但数据和算力都快到瓶颈期了,应该重视使用类脑网络架构和更有效多样的调参数(联接权重)算法。

记者:除了类脑研究,还有什么前瞻性的重点研究方向?

蒲慕明:AI领域一般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将在5—10年内出现,将其引进与外界有交互作用的物理系统(如机器人)后,我们的社会将如何面对这些智能可能高于人类的机器人?我认为类脑研究目前的一个紧急任务是研究人工智能体所具有的智能内涵,可定量监测智能体是否具有类似各种人类的智能,比如情感、共情心、合作和欺骗行为、自我意识和意图等,并提出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标准,使其符合人类社会的需求。

创新不像出论文,就是要打破范式

记者:今年3月,脑智卓越中心与华山医院合作实施了中国首例无线微小化植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有何最新进展?

蒲慕明:脑智卓越中心赵郑拓研究员、李雪研究员与华山医院路俊峰医生已完成了第三个病例,今年计划再完成3—4例。微小化无线脑机接口系统2.0版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发布,有256条信息传输通道,是目前临床试验产品的4倍,体积还要小1/3。

出论文跟创新可不是一回事,出论文

平台好,不仅看硬件,关键是氛围

要符合一定范式,而创新就是要打破范式。现在大多数论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是在别人创新基础上做一些增量式的进展。

“发高档论文”已经成为青年科学家的一个魔咒,他们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应对评审者意见,以及补充各种更多细节的实验,来满足领域内流行范式的需求。

记者:脑智卓越中心会对科学家进行论文考核吗?

蒲慕明:我们对研究组长有一个6—8年的国际评审,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5—6年左右,但我们觉得对于要解决较困难的科学问题来说,时间还是不够长,于是放宽到6—8年。经国际评审合格可以晋升高级研究员,相当于长期聘用。国际评审主要看其科学工作的意义,论文是一个参考维度,但不是唯一维度。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受过科学训练的博士生没有去从事科学研究,对此您怎么看?

蒲慕明: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有约20%的人成为独立研究组长,继续学术研究,其他80%会转入各行各业。这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新趋势,首先许多行业需要有科学背景的年轻人。其次,我们现在训练了一大批博士,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就像瑞士全民都是大学生。并不是说受了科学训练就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我们各个行业都需要有科学素养的人才。

他们最具创造力时“扶上马”

记者:脑智卓越中心的国际合作卓有成效,如何才能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

蒲慕明:第一,合作必须共赢。我们今年9月在浦江创新论坛成立了“国际灵长类介观脑图谱联盟”,科学家们可以共享技术、材料和数据,现已汇聚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118名成员。第二,每一个成员国家都应该有所投入,支撑他们的科学家参与联盟

的工作。第三,要建立一种参与大科学团队工作的文化。获得诺贝尔奖的只有几个人,但其背后都是数百人的团队合作。如果不能主导某项大科学计划就不愿参与,这是不符合大科学文化的模式和心态的。

记者:在吸引人才方面,上海如何增强全球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蒲慕明:我觉得关键要营造高水平的科研氛围。为什么全世界许多科学家喜欢去波士顿、纽约、旧金山湾区?就是因为那里的平台好,这个平台不仅仅是硬件,更重要的是有一群高水平研究者。

3年前,德国科学院院士尼克劳斯·洛戈塞蒂斯带了4位研究组长,全职加入脑智卓越中心,担任国际灵长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还专门报道过此事。他为什么来?因为我们这里有国际一流灵长类平台,不仅做出了克隆猴和各种基因编辑猴,还有国际上最大的灵长类研究团队,将近20个实验室在做灵长类相关的研究。

记者:对于上海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您有什么建议?

蒲慕明:过去20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即使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国家投入和科研支撑也没有放缓,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上海也是如此。这对吸引人才来说非常有利,也是最大的优势。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DeepSeed团队绝大多数是刚毕业的博士生,创新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例子是张锋,他博士刚毕业就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怀特黑德学者——给予三年研究经费和独立实验室。张锋也做出了诺贝尔级成果——首次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哺乳动物和人类细胞。

我们现在对于年轻人的投入和支持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他们独立科研起步阶段,往往很难申请到经费,也就很难做创新的工作。建议增加对青年科学家的资助,在他们最具创造力时“扶上马”。